

Grade Eight: *The “Necessary” Accessory*

By Warren Lee, August 2004

一件必需的飾物：八級琴

文：李偉安 譯：歐偉民

出版於「後特區啟示錄」 ISBN 988-98002-4-1



“至少八級，”一位家長嚴正地說，“到時你不學我也不會勉強你!! 但在未達到八級之前，你必須繼續練習!! 好吧! 現在由音階開始練起!!”

如果你不用再苦苦地練習這些上上落落的音階，又毋須反反覆覆地彈奏那三首練到令人發瘋的指定曲目，人生是不是美好得多? 每當聽到母親大人金口吐出“練琴”兩個字，那一份從四方八面突湧過來的壓迫感，把任何優美的樂章都蓋過了! 即使譜奏的是歷世最偉大作曲家所編寫的最優秀作品，你也情願立即把鋼琴賣掉來換部電腦遊戲機! 無論如何，那三首曠世巨作對於你而言也只不過是「2004/5 考試課程的 A1、B2 和 C3 曲目」罷了。

在香港，2003 年報考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聯合委員會術科考試(ABRSM)有超過七萬名學生一破盡歷年記錄。但這項記錄看來又將難以保持，因為 ABRSM 為了滿足居高不下的需求，於 2004 年開始增長考試期，每一年度內竟有七個月可安排考試!

雖然香港自 1997 年起不再是英屬殖民地，香港特區政府亦試圖減輕教育制度中的考試壓力，但學生們對這些印上皇冠的音樂考試證書卻是趨之若鶩。教育統籌委員會最近宣傳「求學不是求分數」的理念，反應毀譽參半。考試已根深柢固地植於我們的生活和文化，若無考試，根本不知如何是好。若考試從此絕跡，我們的人生豈不會茫然失去方向? 若無一套標準去測試我們所學所知，難保我們不會感到惶惶不安。假若「A1、B2 和 C3」在世上突然消失，你的鋼琴老師又會教些甚麼?

無論如何，今日社會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考試和「本性善良」的評核制度(當然都要靠賴我們一班對這個制度盲目附從的支持者)，使用量度和數字去衡量教育的成敗

得失。學前教育的目的，就是訓練幼兒考進 Band I 小學，這樣就能有更大機會升讀 Band I 中學。通過會考 14 分的嚴峻考驗後，就能升上中六預科，埋頭苦幹只為求考進一所名牌大學。然而，接受高等教育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找到一份高薪厚職！這就是我們的教育階梯，骨子裡講求的盡是“分數”！

腦袋裡有著這一套觀念，家長們便會找一間未教字母先教拼音的幼稚園，當然那所幼稚園最好還可以同時把孩子變成數學天才。他們亦會鞭策孩子報考鋼琴，以求取得入讀好學校的通行證。八級鋼琴證書更是必然的牆上裝飾品，應該早在填寫大學申請表前已經掛得妥妥當當，這就表示：「我早已經歷過，並做到了。」

我們某程度上的確需要這些學術性評估，用以分辨好壞，順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理。始終我們需要透過篩選，找一些精於物理的人去做工程師，數學好的人去做會計師，這點我仍可以接受。只要我不去想這個……這個“不考不教；不教不學”的教學文化！

其實，香港能夠出產很多有能力考取國際知名的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試的音樂學生，實在難得，我們不應就為此而感到驕傲嗎？

可惜，今年在云云 36,000 名參加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學生中，只得 19 人報考音樂科試 -- 一個“非常”的報考人數，非常得令人不禁會問為何那 19 人會報考音樂，好像問題出於學生本身！但我們又如何解釋有高達 70,000 名學生報考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試，而只有 19 人參加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呢？一批已考獲八級鋼琴的學生去了哪裡？他們的音樂訓練又到底是一回怎樣的訓練？

比較兩個音樂考試，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試著重音樂技巧應用上的表現，主考的課程內容相對狹窄；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所涵蓋的範圍則較為廣泛，有著嘗試培育終生音樂愛好者為目標的使命。

70000(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試生)對 19(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音樂科試生)這個驚人的數差可以歸咎於兩個原因。第一，我們出色的教育階梯智慧地教導我們音樂行業的職位是稀世奇珍（這個行頭高收入的職位又實在是鳳毛麟角），以致高等學府內的音樂

教育也慢慢走偏了。預科教育旨在於預備學生銜接最佳的大學課程,所謂最佳課程只因它可以帶來高薪厚職;高級程度的音樂科,似乎再一次肯定是一個不甚明智的選擇。

第二,學習鋼琴及考取八級的學生常常只抱持著“我早已經歷過,並做到了”的心態去作,更有人把它們視之為與時間的競賽,甚至是自己與母親大人的拔河比賽。在這麼一個艱苦而又毫無意義的過程中,把原本可以發出對音樂由衷的愛都白白地犧牲了,而且是一次過徹底的犧牲!

反正,坊間充斥著的盡是不恥於用學生考試成績單作為牆紙及生意招徠的音樂中心,手持一張八級鋼琴證書已經足可以在這一類中心獲得教席。我們就是活在一個如斯偏重成績的文化裡!(不但如此,在這些貼於櫥窗玻璃外的績分紙上,你永遠找不到任何音樂家或曲目的名字,大家卻好像情有獨鍾地,乾脆把它們標示為“A1, B2 及 C3”!!)

更悲哀的是每年啟程踏上這“八級之旅”的新血依然絡繹不絕,更有不少人是參加“八級狂奔之旅”!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及其音樂考試的出現,卻在於我們這個純以考試為本的畸形文化所衍生出來,對考試的態度和方法。以一個較為宏觀的教育角度來看,這個現象更變成了相當複雜的疑難。教育統籌委員會亦好像在說明一個定理:教育最終被就業操控著。教育統籌委員會在最近一份有關教育改革的報告書內有以下總結:“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香港培育人才,促進社會的繁榮和進步。”

香港是否繁榮、進步,我們當然是參考國民生產總值、失業率和恆生指數等國際認可的數字,試問又有哪個地方會計算演奏會出席率、博物館鑑賞指數或市民的音樂知識?若香港只管扮演商家天堂、亞洲商貿樞紐的角色,音樂藝術很難在這裡滋養生根,文化和藝術鑑賞終不會成為教育的必需品,只可淪為花瓶、配角而已。文化沙漠一類的形容詞永遠如影隨形地與香港連在一起。音樂,對於香港學生而言只是一種裝飾,也可說是一種必需的裝飾,就是那非要考取不可的“八級”鋼琴。可悲的是,對於明天仍要「繼續繁榮」的香港,音樂卻是可有可無的。

倘若我們仍然無法破解這個考試魔咒，學習鋼琴只會是對這八級文憑的麻木追求，卻永遠體會不了在藝術中對美的追求，那份才是生活應有需求。